

# 信息视域下的权力遮蔽现象<sup>1)</sup>

梁芷铭 周玫

**摘要** 以信息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特征的网络与弥散的权力纠缠在一起,审慎而又默然地迈着同一的脚步,悄然地实现着它的目的,网络信息技术越进步,权力越易被遮蔽。本文试图从信息的海量性、时空性、虚拟性三个维度,揭示权力被信息遮蔽这一吊诡现象。

**关键词** 网络;信息;权力;技术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梁芷铭,钦州学院商学院讲师,广西钦州535000;周玫,钦州学院中文与传媒学院讲师,广西钦州535000

当互联网引领信息进入全球各地,当信息成为日常生活的伴侣,当我们尽情享受用信息的时候,权力便悄然地君临到了我们的头上。在权力的培育下,信息以包罗万象的态势呈现在我们眼前。权力好似万能的上帝,既能在我们需求的时候满足我们的需要,又能启示我们还需要些什么。信息的满足促成权力的建构。“权力建立在认同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sup>[1]</sup>信息的接受过程就是权力的建构过程,互联网使这一切变得更加简单而高效,互联网以铺天盖地的网络结构和暴风骤雨般的传播速度将信息散播到各个角落,使任何人都无法离开信息和摆脱权力。

## 一、信息的海量性与权力

“互联网是彼此联结着的计算机组成的网络……互联网可以承载的信息是各式各样的,例如电子邮件和计算机程序。”<sup>[2]</sup>互联网上的任何事物都是通过0或1的二进制语言转换成的信息,互联网是传播信息的网络。互联网上的任何事物都以信息的形式存在,文字、图片、声音……都是数字化的信息,信息的海量性是互联网的最大特征。海量性就是信息在数量上、种类上无所不包,甚至超过我们统计的能力。目前的互联网采用P2P网络拓扑结构,每个终端都是一个点,每个点的地位都是相同的,这些相互连接的节点交织成为网络。信息可以从一个节点向四周的任何节点传播,这就是说信息能够以爆炸似的速度增长和传播,信息可以因拓扑结构而变得海量,也可以因海量而形成拓补网络。因此只要控制其中的任何一个节点便能控制整个网络,权力即

1)基金项目: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网络审美生态系统的失衡与重构”(201106LX551)

可据此向四处扩散而形成权力网。所以这是一种弥散的权力,它毫不掩饰同时又绝对审慎,它无所不在却没留下任何晦暗不明之处,它始终基本上是在沉默中发挥作用,它不是通过肉体的压制而是利用意识的渗透形成一致的认同,信息与权力合谋并通过网络扩散而达到其制造同一的目的。

信息就是呈现和言说,信息越多言说越多。而言说即遮蔽,陈述一方事实必然遮蔽另一方事实。实言说与遮蔽就好比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它们相辅相成,任何一面不能脱离另一面独立存在。没有只是言说的言说,也不存在仅仅是遮蔽的遮蔽,言说即遮蔽,言说越多遮蔽越多。所以问题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没有说什么。当大量信息冲击我们头脑的时候,我们只剩下浏览和接收信息的权力,我们只会对信息做出是与否的判断。而浏览、接收、判断又是我们长期操作互联网养成的习惯或者说产生的结果,因为如果不按照网络命令程序就无法进行。当程序提示我们“继续”还是“取消”的时候,我们只能二选其一,我们只能对程序提供的信息做“是”与“否”的判断,我们不能对程序未提供的存在做出思索。我们的思维随着信息亦步亦趋,信息越多我们陷入越深,我们思维的深度被信息的广度销蚀了。我们知道信息说了什么却不知道被信息遮蔽的存在。当我们的头脑里满是信息的时候、当我们被信息包围的时候,信息也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其实这正显示其力量),因为这正是权力的毫不掩饰和审慎的表现。通过信息的言说与遮蔽,权力不露痕迹地将自身隐藏,权力通过对信息的控制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想。

其实海德格尔早就道出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危机,他说:“也许历史与传统将平稳地顺应信息检索系统,因为这些系统将作为一种资源以满足按控制论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类的必然的计划需求。问题是思想是否也将在信息处理业中走完它的道路”<sup>[3]</sup>。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来检索信息,我们自身却被信息对象化了。权力只要掌控信息便能发挥无穷的力量(事实也确实如此)。一旦我们只会检索、接收而不会思考,我们就丧失

了否定和反抗的能力。“权威一旦吞噬了人们的反抗能力,就会从孤立无援的人们身上获得整合的奇迹,永远让自己的一言一行变得温文尔雅。”<sup>[4]</sup>权力的目的是将我们同化,信息出色完成了权力给予的任务。在信息言说与遮蔽的伎俩中,我们变成了只会“刺激——反应”的动物,我们脑海里充满了言说的信息,我们被埋在信息的海洋里而不能自拔,而权力又可以通过掌握资金和操控技术轻而易举地生产信息。谷歌就是这样一个信息与权力合谋机构,“谷歌很难称得上是单纯的商业公司。美国从来不愿意向他国提供免费的午餐,谷歌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除了看准中国的大市场外,提供免费的引擎服务还有其政治上的目的……背后有美国政府提供支持,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sup>[5]</sup>在权力的指引下信息不断言说、不断遮蔽,当信息与网络结合而海量化的时候、当我们被信息包围的时候,我们就只会检索、接收而不会否定和反抗,权力便悄无声息地将我们同化。这时,权力的蝴蝶只需在网上任何一个节点轻轻拍动一下翅膀,便可生产飓风样的冲击波。

## 二、信息的时空性与权力

如果信息的传播促进了权力的扩散,那么取消了时空差别的网络传播则更加促进了权力的扩散。对于时间与空间的问题,加拿大传播学者尹尼斯说过:“稳定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知识: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我们不仅关心对广袤空间的控制能力,而且关心对长久时间的控制能力。我们对文明的评价,要看它发生影响地域大小和时间长短。”<sup>[6]</sup>互联网时代,时空界限变得很模糊,地理位置也不再是信息传播的主要障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享用信息,时间与空间也因而变得具有流动性呈现出历时与共时并存的状态,因此时间的长度与空间的广度缩减,这使沟通变得更容易,同时也让权力更容易扩散。

任何事物走到极致便会向其反面发展,互联网使沟通无处不在的同时也使隔离增加,沟通所带来的便是隔离。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

海默和阿道尔诺说的：“在他们越来越被隔离起来的同时，他们之间也变得越来越相似了。正是因为沟通把人们隔离了起来，所以才确立了人们之间的相似性。”<sup>[7]</sup>互联网通过取消时空差别巧妙地将人们隔离。这种隔离首先是躯体上的隔离，我们因为有了沙发前的电脑而足不出户，我们宁可在电脑上告诉朋友今天天气好，也懒得出门面对面地同朋友交流，互联网使沟通变得简单容易的同时巧妙地将人与人隔离在封闭的房间内。其次是心理的隔离，躯体的隔离必然导致心理的隔离。饱含肢体语言的人际传播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交流者能通过对方的肢体语言来揣摩和判断对方的心理。虽然视屏通话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面对面交流，但这毕竟是通过技术的手段，互联网交流需要通过技术的转换来实现，一旦技术环节出现故障，交流便无法继续。技术就类似于“把关人”，“传者”与“受众”之间隔着技术的传播必然不同于直接的交流，它使我们在交流上有一种“隔层玻璃看”的感觉。传播对技术的依赖意味着谁掌握技术谁就能控制传播。

权力通过这种沟通与隔离的技术隐蔽其中，进而缔造技术并依靠技术而传播。一方面，任何先进的技术的发明都要有雄厚的财力、物力的支持，权力则是财力、物力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技术将人们隔离从而产生同一。在技术控制网络的状态下，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被牢牢地栓在技术的锁链上，技术合理性变成了支配合理性。这种技术以最常见的方式——信息呈现，而使我们忽视其存在，因为信息太多而显得不那么重要。技术支持下的信息取消了时间、空间的差别，它随时随地、无所不在的传播特性又促进了权力的传播。显而易见的是超链接的模式，超链接能将过去、现在、未来与全球甚或宇宙紧密联系、有机统一。在下划线的提示下，我们不断地点击，不自然地把它带进了无穷无尽的信息的世界。信息供应商仿佛早就预感到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并最大程度的满足我们。而我们就在这种使用与满足中乐此不疲，我们不是因为需要而使用，而是因为使用而变得需要，以致到最后才发现我们与预想的轨道相差甚远，我们在对

信息使用与满足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我们被这些信息牵引着一步一步往下走。如同超市购物的人们不断被打折促销的商品所引诱，不知不觉付了大把钞票时才发现购物车里装的尽是只是可能有用的东西。我们在信息上所花费的不是金钱，而是时间，我们的身体被固定在封闭的空间，我们的时间也被信息所左右和引导，信息技术剥夺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信息让我们觉得我们在与世界沟通，但我们不知道这种沟通也是一种隔离，在权力与技术合谋的过程中我们被不知不觉的信息化了。

### 三、信息的虚拟性与权力

互联网是信息的世界，当权力稍稍挥动技术的魔棒将虚拟赐予信息的时候，一切因虚拟而超真实。虚拟的信息世界中一切皆被虚拟、一切均可呈现、一切边界模糊不清，权力就在这种虚拟的信息世界中大行其道。虚拟再次模糊了我们对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视线，我们却全然不觉自己已经成为权力的对象和工具。

虚拟世界真实地呈现着客观世界的一切：人、自然、社会……一切应有尽有，这些虚拟之物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无法分清它们是虚拟还是现实。在虚拟的信息网络中，一旦我们将这些虚拟的信息当作真实的存在、一旦我们将虚拟与现实等同，我们便被纳入虚拟世界，我们便成为虚拟的客体，虚拟便反客为主成了至高无上的主人。“客体躲避起来，变得难以察觉、反常、含糊不清，并由于这种含糊不清，败坏了主体自身及其分析记录。”<sup>[8]</sup>主体与客体的边界模糊，主体客体化了。我们被虚拟的信息包裹，虚拟信息使我们脱离现实并给我们确定了一种虚拟的生存，一种间接的命运，我们被包裹在自己缔造的技术之茧里。我们像进入了爱丽丝的奇幻世界，醒来却发现一切皆空。虚拟技术将现实世界的千姿百态呈现在我们眼前，但如果我们摆脱虚拟就会发现，这里除了信息什么也不存在，是技术玩弄了我们的眼睛。

既然虚拟世界里主客体边界是模糊不清的、既然边界消弭了，那么权力就能轻而易举地化身

为主体。首先,权力是虚拟信息技术的控制者。在虚拟技术造就的互联网世界里,失去技术的支持一切都将消失,而权力就是俯瞰这个虚拟世界的上帝,因为权力是技术存在的前提。权力是一位超然的主体,它主宰虚拟的一切。既然虚拟的一切都成了权力的对象,置身虚拟的我们当然不可能例外。一旦进入虚拟的信息网络,我们便永远无法摆脱权力的控制。其次,权力是虚拟信息网络中的主体。主客体边界模糊,权力便能轻而易举地将主体客体化。“权力借助于它不是发出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标志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sup>[9]</sup>虚拟的信息网络中,信息就是一切,除了信息一无所有,我们看到的所有表象其实质都是信息。我们把虚拟信息当作真实而被其引导和左右因而忘记现实,我们认为虚拟世界是自由自在的、是按我们的意志进行的、我们是虚拟世界的主人,然而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想法。事实是截然相反的,我们不仅没有成为虚拟世界的主体,相反我们成了虚拟信息的客体,真正的主体是权力。因为虚拟信息的网络是权力编织的,没有权力的土壤任何信息也无法生长。权力就像空气一样弥散在整个虚拟世界,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必不可少地真实地存在着。对信息的依赖使我们摆脱不了权力的束缚,然而我们却十分乐意地接受它的掌控,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

虚拟世界。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权力的工具,因为我们在虚拟的信息网络中交流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和信息的传播,在技术和信息都被权力操控的情况下我们难道能摆脱权力吗?显然不能。我们在交流传播信息的同时也传播着权力,权力之网在信息的传播中构建和扩张,我们成为权力的对象的同时也成了它的生产者。

#### 参考文献

- [1](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23.
- [2] (英)戴维·冈特利特,彭兰等译.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9.
- [3]常晋芳.网络哲学引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168.
- [4](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39.
- [5]管克江,顾玉清等.“谷歌事件”,岂能废了网络规矩[N].人民日报 2010-1-27(23).
- [6] (加)哈罗德·伊尼斯,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3.
- [7](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05-206.
- [8] (法)让·博德里亚尔,王为民译.完美的罪行[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55.
- [9] (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211.